故土乡音

我的村子叫“垮陈”

■陈正良

每次跟人介绍老家的村子，我说叫“垮陈”，对方都会愣一下，然后多半会笑。那笑声没恶意，我听着却耳根发烫。一个“垮”字，太容易让人想到倒塌的墙壁、碎落的瓦，连带生出几分捉襟见肘的寒酸。

在豫东黄淮平原上，垮陈并不孤单，往东是垮李，往西是垮刘。几个村子挤在一起，像几块被风沙磨旧了的土坯，沉默地蹲在平原深处。

村子不大，四百多口人，光棍却有近十个。小时候我不懂，为什么大人提起那几个叔伯，声音总是压得低低的，后来才明白，那不是闲话，是一口咽不下去的痰。他们不是不想成家，是日子太薄，一场旱、一场涝、一次大病，就能把指望捅个对穿。他们把力气交给土地，把青春耗在麦田，等到腰弯成虾，头发白得像霜，身边也没个能喊他们一声“孩儿他爹”的女人。

村里的土是黄的，风一刮，麦秸的焦味混着牲口棚的草腥气，往鼻子里钻。麦子低下去又站起来，玉米秆拔高了又被霜打倒。人也是这样，腰弯下去，再硬撑着直起来，实在直不起来，就成了村头老柏树下那个小土包。

我闭上眼都能想起老家人的手。指节粗，掌纹深，指甲缝里总嵌着洗不净的黑泥。冬天裂开一道道血口子，缠上胶布接着干；夏天晒得黝黑，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凸起，像埋在地里的老根。他们不会说漂亮话，只知道什么时候浇地、什么时候追肥，晒麦子要翻够三遍才能卖给人家。

有人串门，主家慌忙搬凳子倒茶——那是透着土腥味的凉白开，客人喝不喝不要紧，要端在手里主家心里才踏实；谁家蒸了新麦馍，总要给左右邻居送几个；谁家孩子从外地回来拎几盒点心，母亲转头就分一半给隔壁老人。他们不擅长表达善意，见面只会问一句：“吃了么？”

黄淮平原的土地，看着平坦，脾气却极坏。旱了，地裂得像老人的脸；涝了，水漫到田埂上，麦子泡在泥里，人的心也跟着沤。那些年，村里人最怕听天气预报。风来了、雨来了、雹子来了，一夜间就能把一年的指望砸碎。可第二天清早，他们照样扛着锄头下地。不是不怕，是怕也没用。

村东头的陈老三，五十多岁，一个人住三间瓦房，院子扫得连草刺都没有，鸡窝搭得整整齐齐。他话少，见人就咧嘴笑，眼角褶子堆得一层层。逢年过节，别人家热热闹闹，他就在门口放一挂鞭炮，炒一盘花生米，抿二两白酒。有人问他孤单不，他抿一口酒说：“孤单个屁，地里的草还没除净哩。”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。后来才懂，那不是豁达，是把苦嚼碎了咽下去后的平静。他们把对家的念想种进地里，等它发芽，等它抽穗，等它变成秋天那一车沉甸甸的玉米。

麦收后，麦场上搭了戏台。四根粗木桩往土里一砸，横木一架，铺上木板围上花布，就是全村最体面的地方。男人们扛木板、竹竿跑得比谁都快，孩子们跟在后面捡掉落的钉子，女人们炒瓜子、蒸馍，兴奋得像过年。

戏台边，煮胡辣汤的大铁锅“咕嘟咕嘟”冒泡，胡椒的辣味混着牛肉香飘出老远。水煎包在锅里滋滋作响，师傅长铲一翻，包子在空中打个滚儿，底部金黄酥脆。一碗胡辣汤、一碟水煎包，就是看戏人对自己最隆重的犒赏。

天还没黑透，汽灯点亮，玻璃罩子擦得透亮，把麦场照得像白天。锣鼓一响，人群安静下来。台上唱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唱《朝阳沟》，演员头上的绒球一晃，声音直撞进心里。那一刻，弯了一整天的腰直起来了，为日子发愁的心也暂时歇了，他们跟着戏中人嬉笑哀愁，仿佛自己也成了戏里的人。

外人拿“垮陈”打趣，我不再解释，也不再难堪。我只会告诉他们：那里的人一辈子土里刨食，日子像旱季的井水一样苦，却也像井水一样干净。

他们不响亮、不耀眼，甚至没有给村子一个体面的名字，可他们活着，认真地活着，像黄淮平原上的麦子，低着身子，根却扎得很深。

心灵感悟

咏怀二首

■刘守伟

颂长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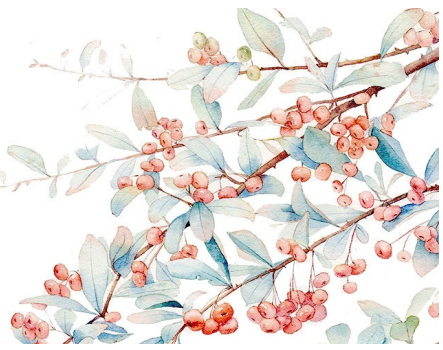
弹指九十载，春秋几度更。
回首忆当年，万里踏长征。
信仰存心底，使命肩上擎。
遵义挽狂澜，明灯照征程。
巧渡金沙江，飞夺泸定桥。
雪山草地险，四渡赤水骁。
强渡大渡河，勇破娄山关。
勿忘先辈苦，薪火永相传。

鹧鸪天·纳凉

虽已出伏暑未残，蛙鼓蝉鸣扰心烦。长空不见乌云蔽，四野难寻秋凉寒。

浪花起，碧水蓝，携妻带孙戏池间。泼水相嬉童心起，解暑消魂妙难言。

人间真情



姑姑家的山楂树

■李建功

前几年调理身体，药方里面有山楂。我在药店买过好几次，要么成色不好，要么烘干得仓促，吃着总不放心。姑姑听说这件事，默默把自己晒好收好的山楂送到我手上。果肉厚实，晒得干燥、干净，我拿到手里的时候，心里一下子就暖了。

从那时候起，姑姑家那棵山楂树，便和这份牵挂紧紧连在了一起。每年入秋，山楂慢慢染上艳红，一串串沉甸甸挂在枝叶间的时候，姑姑总会喊我过去摘果子。

一到树下，满眼都是热烈的红。姑姑熟门熟路，指点我啥样的果子晒出来品质最好，陪着我一同采摘。我把红彤彤的山楂收回家，洗净、去核、切片，摊在阳光下慢慢晾晒。阳光一点点收走果肉里的水汽，留下的，是足够我用上一整年的山楂干。

这简简单单的一味食材，于我而言早已不只是调理身体的药材了。一树山楂，年年结果，年年等候。姑姑记着我的身体，记着我的需要，这份细心，藏在每一颗鲜红的果子里，藏在日复一日的惦念里。

姑姑待我，向来这般朴素而厚重，没有华丽的言辞，只用一树山楂，岁岁赴约。每当取用这些山楂干时，我总能想起树下的光景，想起姑姑温和的模样。

一树红果，盛满姑姑的疼爱。这份温暖，我会好好珍藏心底。

生活随想

我的迷彩时光

■张延续

金秋的风拂过大学校园，又一个学期开始了。站在学年交替的路口回首过往，两年的大学时光丰富了学识、开阔了视野，我在书香浸润中一步步成长、成熟。特别是入校之初那段与迷彩相伴的军训时光，是我青春时期一段难忘的历练。它虽不足以重塑人生，却是一堂宝贵的青春实践课，在我的成长路上刻下深深的印记。

大学之前，我整日埋头学习，疏于体育锻炼，对青年应当肩负的家国责任，理解尚浅。步入大学后，我第一次穿上迷彩服参加军训，烈日与汗水的洗礼、体力与毅力的较量、思想与意志的磨砺，让我对成长有了新的体悟。

那年盛夏，烈日炽热，操场被热浪笼罩。每日清晨，哨声一响，晨跑、队列训练、体能训练依次展开，使我们从安逸松弛的状态转入紧张有序的军训节奏。站军姿时，热浪蒸腾，汗水浸透迷彩服，蚊虫叮咬，浑身酸胀，我咬牙默默坚持。千百次反复练习齐步、正步等队列动作，磨去了我的浮躁，练就了耐心与定力。与此同时，我和几名同学还参加了应急救护训练，学习心肺复苏及海姆立克急救法。军训磨砺体魄、锤炼意志；应急救护学习教会我们避险自救。这让我深刻意识到，青年当常怀忧患意识，掌握自救本领，危难来临时方能守护身边人。

军训之余，我和同学走进新乡周边的红色热土，寻访革命旧址。卫辉市狮豹头乡柳树岭的石砌院落，是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旧址；辉县市薄壁镇平甸村留存着陈赓大将率领部队开展敌后作战的遗迹。抗日英雄郭兴，是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中李向阳的原型之一。望着展馆里老旧的枪械、朴素的军装与泛黄的史料，我内心深受触动。许多和我们年纪相仿的先辈，在绝境中挺身而出，以青春之躯守护家国。我由此懂得，岁月安宁离不开稳固的国防根基，青年当赓续红色血脉，扛起家国责任。

迷彩时光虽随那个盛夏远去，但军训淬炼出的坚持与自律，早已融入我的大学生活。习惯久坐的我，开始坚持锻炼、规律作息，体能稳步提升，能够从容应对繁重课业。面对成长路上的波折，我不再浮躁退缩，变得沉稳从容、持之以恒。

书卷丰盈思想，迷彩磨砺筋骨。红色热土孕育的家国情怀，更让我读懂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。“崇德尚能，知行合一”的校训指引着我不断前行。往后，我将勤学笃行，夯实学识根基，把军训淬炼的品格、太行先辈的家国担当转化为行动，践行“强国有我”的青春誓言，奔赴报国之路。

■社址：河南省周口市周口大道中段6号 ■邮政编码：466099 ■准予广告发布变更登记的通知书：豫周1902号 ■本市每份零售价：1元 ■印刷单位：周口日报社印务中心 地址：周口日报社院内